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五

詳校官起居注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璫

謄錄監生臣趙位堂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五

餘姚黃宗羲編

墓文十七

儒林

張陽和先生墓表

羅萬化

嗚呼此為余友宮諭張公子蓋之墓余之獲交于蓋也
自嘉靖丁巳與大宗伯朱公少欽同師事侍御俞先生
之門余長子蓋一歲少欽長余一歲三人相視稱莫逆

云已余與少欽俱成隆慶戊辰進士先子蓋授史職而子蓋隨以辛未登第官翰林脩撰余三人復比舍聯床切磋究竟宛如同學時何其懽也詎今萬曆戊子而子蓋逝矣嗚呼痛哉少欽業為狀以請銘於相國王公荆石而復命余表諸墓顧余安忍也蓋屢操筆而屢廢者久之雖然誼安能無一言以慰子蓋按子蓋姓張氏名元忭別號陽和先世故綿竹人為宋相魏公後徙家山陰入國朝而父太僕公天復以仕顯母為劉安人夢文

昌降於庭而子蓋生古貌稜稜雙眉戟立識者已謂不
凡及長嗜學誦讀不倦而慷慨負意氣論議侃侃常從
太僕公於儀部每每詢措紳臧否時政得失隱然已見
激揚之意揚忠愍公死諫為文哭奠詞意悲憤聞者偉
之讀朱子格致篇輒覆卷沉思務求所安已聞王文成
致良知之說恍若有悟喟然嘆曰學在是矣自是日究
心焉戊午舉於鄉時太僕公督學湖湘子蓋罷計偕往
覲逾年始歸築融真堂於龍山陽講學其中後連上春

官不第而會太僕公有滇難下石者蝟毛集之子蓋以
一孱書生力脫竒禍蓋期年而吞吐蠻烟瘴雨中叩門
號呼泊於父子相抱泣於庭事卒以白而子蓋之精力
頓耗是矣既入中秘自以釋躋取上第期有以自樹無
媿科名稱聖明之過日珥筆館下蒐金匱石室之藏而
研究之詞臣雍容文墨率捷戶簡出為高子蓋獨聚徒
講求世務人才有得輒籍記之至國有大興除必反覆
詢考務協於一會上御極星變御史某以直言被放子

蓋疏請復某官且乞取彤管列女傳進講兩宮語甚切
至不報無何聞太僕公病給假省視歸躬湯藥者十閱
月而太僕公卒子蓋哀毀骨立柱而後起免喪起家同
修會典已充內書堂教習昭鑒訓忠期埏埴正人以備
僕御之選蓋有古大臣之思焉已又充經筵展書官代
草文官誥勅直起居注館會皇嗣生奉書告楚中諸王
匡廬沅湘武夷諸洞天福地足跡靡不遍至必有會會
必有記使竣以便道歸覲太安人依依膝下不忍去而

太安人盛色督之行行不數舍心忽動馳歸五日而太安人不起矣前後兩喪皆以歸侍得躬含殮人以為孝感云再免喪起家用詞林久次擢春坊諭德清理武黃尋充經筵講官既入侍見上津津嚮學時霽顏色納講臣諷勸退而色喜謂宗社幸甚庶幾抱微忠伸末議靖獻於萬一也初上御厯覃恩太僕公以坐誣被黜不得與子蓋疏白寃狀請移恩太僕公詔予冠服至是復懇疏以原官請上以其違例瀆奏切責之竟不許子蓋大

窘伏地慟不休痛湧洗之不行也控籲之無地也烏烏
之私格而貫日之誠微也竟伏枕奄奄尋至病革時余
遭大故跼伏苦塊惟少欽守邸中得與子蓋訣啟手足
示之呼陛下者再且曰朝廷亦多有人張目拱手謝門
人之請遂歿嗚呼詎謂子蓋而止此邪子蓋少負竒稟
忠孝大節明發不忘自總髮以及艾行已守官耿耿為
宇宙竒男子而尋厥本源則良知一脉遠宗文成而體
驗實踐自得為多每謂學者皆說良知不說致良知去

師門宗旨遠甚又曰上智即本體為功夫下學用功夫
合本體其超悟融釋表裏洞貫不讓諸入室弟子而矯
偏救弊以羽翼師說則子蓋之功有焉尤惓惓接引後
學成就人材性剛直嫉惡如讐至於獎善常若不及如
復文公文成兩賢祠祀四鄉先生於學宮議條鞭法便
於民衆建龐公去思祠推創法之功以示不搖皆本子
蓋力也居恒負天下志間偕鄉先生讌集胥目子蓋為
黼扆中人願以古名臣傳及國朝經濟錄為相業助子

蓋堯爾曰忤徵先生寵靈得事明主執秦誓一篇足矣
其自任之重如此以故一時內外搢紳莫不以伊呂器
歸之而子蓋亦不復固讓至處權勢竇間不激不隨漠
如也文章春容爾雅粹然一出於正初太僕公作山陰
縣志旣成子蓋為續其後傳又修會稽縣志紹興府志
義嚴衮鉞稱一方信史然並出張氏父子手人謂有班
馬氏之風云撫異母弟恩義備篤尤厚於親族待以舉
炊者數十家孤寡老弱婚喪皆有給越俗浸尚奢靡居

喪讌賓崇佛子蓋以禮節之著為家法人多化焉衣必重澣飯僅脫粟子弟稍不如指輒譙讓不已子婦有服珠玉文綉者立焚之暇則率諸孫歌詩堂上陶然自得人莫窺其際大都從虛明中一竅作用無失其本來者而已余嘗謂少欽縝密而有不為子蓋剛毅而有必為皆任道之器而余以淺衷弱植左右二公間庶幾箴砭薰培我也而今子蓋逝失一良友矣可勝痛哉子蓋以五品終格於令不得請諡與贈越三年吏部鄒君元標

以子蓋請得如羅公倫例以為不媿科名者勸少欽狀
子蓋謂後必有表章之者不謂近在吏部也子蓋可無
憾矣子蓋娶王安人純德懿行著於內外子汝霖汝懋
諸孫玉立所以紹休嗣美者且世世弗絕皆子蓋之所
留也爰碑刻石用識余思以詔來者

先師司訓在川黃先生墓表

鄧元錫

萬厯初元夏五三日先師子黃子疾卒於京邸鄉人羣
聚相弔哭里人涂從事伯躍為買棺視含歛訖承師志

盡却郡若旁郡官京師者諸所賻遺金已人歸其喪比
自京師還手出師遺墨授師門人鄧元錫曰噫噦茲先
生疾革時起端坐手所書也方書時若平居偶漫書無
謂者已瞿瞿若有屬也敬藏以俟元錫起再拜謝神怵
心怛不自知涕之淫淫下也已受書亟讀之書在一故
帙帙端其書曰偶爾一疾詐意遂成長往天降之殃敢
不自知永念平生上負父母之恩下負師友之誼今一
旦已矣言之拊心愧其負在虛行徒修實踐未至影見

亦妙終非真誠來者尚以我為戒云末著虛游子遺言
五字識焉元錫奉之泣曰嗟夫是師末命也命至矣翼
來學為至深則徧以視諸門弟子門弟子讀之泣曰嗟
夫師末命至矣身沒萬里外拜微官甫月耳家懸磬子
幼而妻妾處室不顧念而來學為遺憂當是時門人奉
師柩塋考府君潺坑之墓下同北有宿草矣於是元錫
列師訓具表諸墓上曰師末命其可不深長思哉忱深
長思於成學不有的哉人有恒言皆曰學無庸多言為

也顧踐行何如耳言華也行實也今觀之猶之行也乃
虛實顧辨於其間耶師事親終老孺慕處鄉閭恂恂翼
翼無貴賤少長賢不肖由由無間也與朋友切偲忠告
懇懇結其心臨財廉然諾信言徐動矩即造次事變雍
如也有守氣而無亟心疾威不懾見侮不怒所不為不
欲確乎其不與易也師在膠庠中最久督學使者下校
官察士行校官集多士具楮墨則人予片函令各舉所知
發視皆師也最後一生至問之曰若何舉對曰廩生某

也曰某何狀對曰立心正大行已端方學諭君為欣歎者久之於是督學使者數更蒞而師以德行旌不易也中丞吉陽何公敬所王公有特旌嗟夫師於實踐不孜孜著信哉乃猶以虛行自訟嗛嗛也無亦以知之所至行必至焉之難耶無亦以修之昭昭者人知之伏之冥冥者心知之心嚴之耶中一不自慊即飭躬厲行亦厯免顯然尤悔爾矣於不疚無惡者終遠耶嗟夫危乎微乎固學之大辨也自南粵東越之學興人有恒言皆曰

學不見性即修行義襲耳汲汲然一見之為快乃見有影見耶乃影見亦妙耶即見妙於真誠終有辨耶自師始志學與三五同志密切磋於真靜無欲之體屏見聞黜思慮凝立危坐以求入不即終夕遶榻行以為常日收攝純固也於造體益親始見師泉劉先生於洪都一見語合意時它名公有招劉先生宿者謝不往曰黃君學有靜根吾所願與切磋者也就師館敷琢者累晝夜始見東廓鄒先生於闕首質格物逐物之辨時夜坐

門廡間百十人不辨色矣鄒公喜曰誰與問者對曰某也公曰善哉問與往復者久之已元錫西遊吉二先生次語未嘗不於師乎拳拳也師於學辨念於意辨意於覺而約之貞靜以立本於見也卓矣乃猶以影見自訟嗛嗛也無亦以有見皆妄即玄見猶之見耶見之為陽焰見之為空花見之為泡影廓然無物也於物也蛻矣斯影見乎否耶故鷗游蝶化見妙矣然恣睢轉徙於無何有之鄉冥莫能自反而鳶魚飛躍造夫婦察上下一

實萬分者固誠之不可掩也嗟夫此學之大辨也彼以
虛行自蔽者務外者也語命之小人之儒以影見自詡
者眩內者也記目之無方之民蓋終身閤閤終身勿勿
終身慥慥而後能以其身誠也故曰師末命至矣翼來
學為至深元錫以卅角事師師覆字待恩已誘掖備至
後更推挽之已甚也乃知罔行殆無足為師門重心愧
之顧推其媿心之言為之表用自勗勗來者踐修誠一
庶其繼師志無負哉即不然於末命謂何矣師諱天祥

字文明建昌新城人以貢為邵武府學訓導未至官卒
它世系生卒始末具壙記中茲不復悉云

愚齋傅先生墓誌銘

鄧元錫

昔孔門七十子之倫通四教六藝者至衆而獨稱顏回
為庶幾決克復歸仁於一日喟然之嘆蓋其覺也然且
終日不違如愚若虛以默成乎德行宗濂溪周子以無
欲標聖之的程伯子妙齡指掌躍然於吾與點也之意
而敬正涵養渾然元氣一會於天成蓋闇然之章上達

天德能有造者鮮矣邇江門稽山之學興天下學士無
慮言證悟求其默識默成居安深詣如愚齋先生傅君
余及見一人而已先生名明應字國卿筠高安菱湖里
人也其先出清江自遠祖君志始徙居菱湖傳十一世
而祖以明遷水東之蓮花山大父埴又卜居珠浦埴生
義泉翁維孟先生父也先生生有至性始學時郡學博
樂昌鄧公與吉水七泉周公講稽山之學於筠筠士未
有應者先生携從父弟菱湖君賓應造焉二公日默對

無啟告而先生津津有入也已教之修念內觀一日游
城圍體呈露隱隱語友人友人以謂鄧公鄧公召問之
先生面發赤背汗決而內省愈深然念擴益進欲汰愈
生懲克力至體為羸瘠而未有以得也於是與賓應走
匡廬入鹿洞即三賢祠棲焉已果有所遇澄心危坐竟
旬日而釋然於諸欲無欲諸念無念諸境無境本心之
體洞然也萬膠氷泮學覺超於無為於是命侍子具浴
心開目朗諸觸處爛然如有光自是神精以明其言曰

嗜慾叢中纏縛窠裡惺惺者予誓還厥理神明神明脩
其予故自茲內忘并忘其體一氣氤氳歸於太始又曰
元氣未復病於夏畦元氣既復泳於淵魚藏焉息焉允
握乎元樞修焉游焉將元化之與舒蓋自其始覺而篤
信不惑已如此於是歸與新喻簡君守貞上高李君應
時諶君悅日漸磨於學忘饑寒暑雨靡昕夕怡愉以懌
也愈久愈質閑邪若臨守真如保而居愚用晦走桐江
石蓮謁東廓念菴二先生從學焉而其造愈淵其言曰

不求人知而求獨知是謂真知不求獨知而求人知是
謂無知又曰皇天降命纖穢不入一念忍戚然如斧斤
之伐心一念私黷如鬼狐之奪魄蓋翼保純至又如此
心不二於一故諸念不撓事不迫於阻故履險不驚言
不離於幾故動人者微而觸焉者立解其貌翼然其氣
冲然望之儼然即之溫然見眉宇者咸知其為有道之
氣象然也其言曰體莊氣和心正可知心焉不正氣體
必移是知直內方外如明之與照融融液液何內外之

可岐耶先生於所性洞然徹視無間以為此形上之體
乃天命人心之本當深養完復求為無忝諸日用應感
與百年事業獨當素位盡分因物循則順而應之於此
體無涉也故不大事功不矜智能淡然內足無復餘羨
雖文章功業仙舉禪乘世賢智之士希慕期冀以為不
可必得者而先生介然無所動於中乃世人得喪毀譽
用舍屈伸死生壽夭視之如蚊虻之過前泊然無有也
其言曰此理坦然百姓日用但明此盡此即無近非遠

無動非神又曰吾人處世盡道俟命如舟行江湖載滿
矣需風為行止又嘗言世有大人先生諸皆明了獨叩
以欲根未有不憚然失者蓋達者鮮也嗚呼微矣先生
自弱冠造體守不離於宗者三十年有學造而無回易
有完養而無操舍故氣習渣滓日有澄汰而氷泮霧釋
莫知誰之所為病亟時淹奔床褥百楚備嘗而靜正不
亂整衣冠以逝所謂涵泳從容未嘗着纖毫人力而生
平全力盡在是也先生孝友成性義泉翁客滇南母歐

陽孺人疾不能興日夜侍愛敬恂悞時年十五未學也
歐陽孺人命之學於是湯藥外日手經榻側劬於學義
泉翁還自滇歐孺人沒事繼母葉於歐孺人無間也內
外以曾閔稱葉孺人沒義泉翁手書訃曰而母以某月
日傾背臨終獨言無以報若恩蓋慈孝之感至於此伯
兄早逝撫二孤不啻已子事仲兄友恭篤洽於羣從兄
弟子姓驩如也身任其經紀護翼之勞衆倚怙焉倡構
家祠祀菱湖始祖以合族乃羣應如響先生戒勿亟而

衆益悉力自奮也祠成以其餘買田為祀先贍族費而
灌薦瘞餒畢申訓比禮可觀矣處家靜而理馭童僕肅
而思遇強暴格而化家故貧然持身冰玉嶢然無濡染
而於人最恩媻戚有婚喪未嘗以貧病故不周於禮也
有友人喪京邸殫心力經綜歸其喪諸事關郡邑利害
風俗隆污者幾可反必悉力圖之其求友汲汲如饑渴
所與居分更漏切琢不厭即造次旅泊拉同志交警虛
心求益不是已見人有片善欣然樂取心所不欲勿以

施之人故動之而從率之而風訓之而興起者颯颯也
故生而無賢愚咸親之病而無內外踈戚集禱之歿而
無貴賤上下畢哀之蓋徵者遠矣嘉靖戊午舉江西鄉
薦第三人入宴日御史徐公執手太息曰余出京至張
灣業已聞君名今幸薦君得藉手報國矣試南宮屢絀
戊辰以父老將需一官為養會得葉孺人訃奔歸已又
有義泉翁之喪喪葬毀頓是年有詔舉郡國鄉科以次
有文學行誼者都御史劉公筠守鄧公以先生應詔事

且上而先生疾不起矣配教氏子二長士簡娶新喻簡氏
季士約聘李氏女適新喻簡應麟孫女一生正德庚辰正
月廿一日沒隆慶己巳十月十有八日年適五十暮嗚
呼哀哉吾盱距筠七百里壬戌始構見先生於京邸莫
逆也比再見益親與陳君省齋共眠食砥益者三閱月
始聞變即日走菱湖哭馬會先生有治命遺訃矣明年
士簡會從弟君狀來請銘竊自念先生於予子翼乎化
保危解厄德不後師保而讓善推能咸受異與蓋相視

如一人此其誼至深顧安所得辭惟是先生終生隱約
又鮮所論著世未之或知其德行純懿造詣精一非深
於道而通知其所存者又未易及知也顧又安能言然
中心怛怛竟不容於辭避為也益難言難言矣為著論
曰先生始悟近陳公甫持養如李愿中悟而不肆養而
不迫中和具體漸於程伯子矣而國博文君似韓哭之
詩直以為貧如顏樂虛無不校云系之銘曰

於維先生有覺淵淵敬修乾乾將予溫之肅穆密綿履

常立中有截不偏劉彥修有言韓子云軻死無傳殆不
其然葦門圭竇中默契聖心如面承傳亦何代無旃亶
其然矣

陳一泉先生墓誌銘

鄧元錫

萬曆丁亥夏四月望日一泉陳先生考終於家之正寢
明年葬祖壠陳家山子以果奉學諭吳君所為狀來請
誌曰先子之所屬也元錫謝讓曰有萬學憲君在學憲
君戚而賢戚也知深賢也言傳則為書懇焉學憲君報

曰泉兄之所屬也君其誌吾為之傳乃敬為之誌蓋先生成章時受學於里人吳子金先生業已聞越東王先生之學請事之矣既冠與司空曾公少司寇萬公相觀摩司寇公自誌之比壯從吉永新顏鈞先生游顏鈞先生者泰州王先生弟子也其學以人心妙萬物不測也為即性即命欲以心運世而頗訾古儒先為見聞理道格式實障道以自詡為恣睢先生游學揚泰間悅之從渡淮渡江從入衢信建越歲矣盡領解其說顏鈞先生

喟然謂門徒曰吾與若輩言從情耳與惟德言從性與本潔言從心本潔先生字惟德則大參羅先生字也蓋其學以從心所欲為極致故高標許如此當是時先生尊信顏先生甚久之中自疑若已盡其學然學何容易也會從西游吉見安成師泉劉先生劉先生王文成公高第弟子也篤而深顏鈞先生嘗師焉就訊之劉先生愀然嘆以為獨苦夫功烈之入人深也先生心易之中自語何卑卑及是則請曰聞之學以通性命原本為大

宗功利乎何有劉先生曰為功利從有性命來入之耳
時先生悟固高而人本忠實不自欺內自省知自名性
命而心所潛藏隱伏者則盡功利也乃大懼蹶然起曰
唯然將學何自成劉先生曰唯然何成是炊沙而飯之
也於是退改悔卧不帖席者三日更往謁劉先生請曰
是猶亡人哉功利種種欲滌後而無從則奈何劉先生
嗒然不荅者久之已而曰第能於當下蕩掃廓清見無
欲真體庶矣於是先生恍然有省而夙心舊學倒囊盡

棄如蕩長風而濯大波也明年入辭顏先生請從劉先生居顏鈞先生以為肯已怒慢罵之諸同門爭挽留則對曰曩源所為事先生者學也今學殊指貌為容而留事先生以迹不以心吾不忍為也竟去從劉先生鄒文莊公於冲玄廣衆中嘆之曰若陳子可謂大勇矣於去就較然不欺其志意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於是劉先生盡以師門致知之旨授焉小麤曰知麤是知不麤小昏曰知昏是知不昏少懈曰知無力知常明常健小有過

曰知無過夫知常止過常化知常一過常精也而以見
過內訟為自致要機問悟曰悟乎悟吾未見不即悟即
病者也必也其學乎學者覺也時著時察不住悟故知
惟學為無病也於是先生憫然於學有入矣比貢之京
師則學憲君官祠部魏司空官都諫皆懿戚相切磋因
得並海內論學諸君子游而學造愈淵嘗夜半攝衣起
坐妄想心銷落澄然內明若有與天通者喟然嘆以為
內潛之力也而下學於潛語具萬學憲贈別序中於是

時得諸學憲者最深已入銓得池石埭縣訓導石埭人
興於學督學使者耿公禮重之徵為書院七學師遷諸
暨教諭諸暨人興於學如石埭已稍遷崇王府教授蓋
先生為學官者九年矣署邑篆者再而家猶壁立則又
之汝寧內艱歸復起補阜平王教授又來盱眙故先生
舊游也時大參羅先生官益尊悟益超曼說益宏濶勝
大而譴學作益急先生以故交徃徃抵捍之面疵之曰
君奈何尊其道而紆其身羅先生熟視久之曰髯公事

學以衰白矣而終不回頭不悟當如公何先生微哂曰
曩吾方悔所悟公更令悟所悔乎理程門語曰祇恐回
頭復錯也而歲時過新城留必閱月或旬或兼旬反復
於知天知人之旨本心本天之辨甚晰而吾盱人士稍
近裏就實者顧徃徃依先生以為歸先生恒言曰人生
於世染於俗聲華勢利乃其命根即痛摧折之不滅也
况從栽培之乎此根在即高見玄悟多諸伎倆亦培養
此根之具耳又曰吾自省日用應酬大概於人心中出

沒幾微之際欲從未由正如老年看花不惟眼力模糊
抑且心神蕭散又曰近驗此身於此學日有查考日有
磨鍊益信有切實研精之學不可須臾離又曰近驗此
身稍覺有終食不違意又得二三篤實老友與朝夕事
馬庶枯楊之稊哉嘗遇事壹鬱以自訟曰吾過也吾祈
其化又不欲其速化懼創懲不深蓋學平質深力至於
此丙戌冬得微疾遽請假還而卒令少濡忍者旅死矣
距其生正德己巳秋九月日享年七十有九按狀其先

世出江州義門宋康定間徙南昌蠶溪世為南昌人國
初濟亨公以經明行修薦知安陸州子廷堅復以薦授
南兵武選司主事而文學石溪公璉先生父也母魏孺
人先生早失父能事母魏忠養蓋母沒而七十猶毀也
撫弟濂幼授書長授室卒立之亦以貢為學官介弟頗
跂弛時時割囊中裝為償責終已無怨悔少貧甚而多
長者游同學與之約曰必絕游從專於業先生許諾杜
一室攻苦間偕同舍生出過饒廣生旅見旅勞問日之

夕饒廣生投刺來請交則惟先生也於是同舍生媿歎
以為君非博交實人樂與交其溫巽善入人易親得之
性也官石埭余及見石埭生石埭生慕誦於既去如一
日署邑篆恬而不煩民謹然奉公官王邸請王日講請
王諸子曰聽講而日親鄉後進生從游學甚衆多顯人
至郡守郎從官娶羅孺人賢早卒繼室王氏子二長以
栗府庠生娶鄒氏次以果娶龍氏女二適羅祥羅垣皆羅
孺人出孫男三舜賓娶雷舜臣娶朱舜卿未聘元錫未

冠辱知於先生迨白首彌篤於先生之為學本標具見之且誌之如此即不文庶其錄哉銘曰

聖學本天以道物身而不過物近學本心冥心即道過物與則自有生民以來有心咸危即上聖大賢微志以道寧欲無危而不可得也君謹師傳潛悟深省自知自克矩矱繩尺非所謂出入不悖所聞而有造有德者耶噫

徵仕郎鏡川涂君墓誌銘

鄧元錫

徵仕君旣已官秦鳳翔府經歷已轉楚沅州衛如前官
宦十年矣仕有聲人意君仕優且廢學而君歸日切磋
於學不置也君恒言人何可一息廢學夫王事若龍學
焉得習孔氏弟子患之況下此數千載學與仕益岐薄
書期會錢穀獄訟勤居將往無已時仕於學何當而何
謂學也今經生受學嘗有造者徃徃以離索久而怠學
問之曰日理帖括訓詁語而妨學即如言即學何時何
地得自致耶以今觀徵仕君宦久而日深於學即官而

即切磋於學則知不患妨功患奪志之言尤信矣自近
學興名世者務索玄窮大以自蓋曰性命性命至存誠
反躬恂言質行若以為不屑為者乃其言彌高其行彌
濁其心彌廣其識彌狹其悟彌卓其忠信彌薄苟自快
一席之談若可凌前聞侈後觀而虛蕩之風愈煽俗彌
溢以惡也乃今徵仕君獨拳拳立誠反躬言恂行質造
次於修學顧不難哉有言學它可勉乃剛柔輕重遲速
得之性者難卒變也君曰無自恕有言事難如心者曰

無有寬有旁及釋典玄言者則浮大白謫之曰何為讀
非聖書蓋君之學自信於知寸行寸知尺行尺尺寸之
失不如此也可與共學矣抑且比有立哉先是予從師
友講業天峯仙居間君選二子來受學亦時時來質學
既翹然奮已入銓適先師在川先生貢禮官在都下同
舍同寢食切磋而君以有立也君語及先師必追悼慨
慕益以信學之不可已矣君諱懋光字伯明號鏡川其
先進賢人宋季團練使伯一公徙新城國初登甲第者

三人曾祖某進士欽曾孫也祖坦軒翁洛父梅例官帶
未官卒自君未聞學執父祖喪能喪事祖母朱母潘能
養比入官能官世以資限士君起例貢而官聲籍甚也
在秦視汧陽篆在楚視會同篆者再所至字民慎獄清
徑平賦賑饑掩骼政具舉而苞苴餽遺毫無染也間勦
秦回賊議建縣治楚五開填峒夷尤偉當道下獎檄者
十有一撫按會奏薦者再欽獎者一嘻君之能官學之
力也官久且更陟而君念母老求歸養甚懇監司挽留

之不得聽致仕而獎檄沓至多美辭其大者以為居蓮
幕介冑歸心八年一日攝花封閭閻頌德萬口一詞且
謂其未老以孝養歸為士林盛節云然君歸痰疾作乃
無何卒生嘉靖戊子九月日卒萬曆乙酉六月日年僅
五十有八第藉令君不能信一旦之決少濡忍幾幸一
遷不克一面母而客死即日何能瞑矣人安可無學也
君室璩子世增世陞繼室揚子世積世慶積少而端慧
余造君君必令侍令問經問學予竒之無何天子為悼

痛而君安於命勉寬譬不過戚也曰令慧者不夭則公
俗子今存令為善者必有後在川先生何竟乃乏嗣也
俗余季子亦慧而夭云噫達哉言增婦黃陸婦裘繼劉
慶聘璩增子曰大亨女二適劉宗濂郭子然莫某都某
山先期增陞慶以君從子世修狀來請銘銘曰

君仕有聲者華耶學有程者實耶華不竟曜實不竟成
者疾耶疾不永日而既有立死不亡者貞石爍爍

奉政大夫兵部武選郎中淡菴錢先生墓誌

許孚

遠

淡菴先生既歿之二年其季子光祿君

闕

以手撰

行畧及沈水部叔敷狀屬銘於不肖乎遠嗟乎余何忍
銘先生而又何能不銘先生耶余受教先生垂四十年
於此詩所謂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者深矣至矣銘先生者非余不肖而誰耶先生諱鎮字
守中別號南離還山之後改號淡菴高祖份曾祖讓家
烏程之陽泰里父贈職方員外郎母吳贈安人吳生三

子先生其仲也贈君寔僦居城市先生自孩孺孝謹異常兒甫九歲贈君以它累繫獄吳安人且沉痾先生日夜拊摩安人不交睫又奔走禱禳病乃起十歲出就塾不數晷畢所授課白師歸跣而操作以供朝夕蓋三年而贈君獄始解一日先生對塾師問偶欠確贈君怒呵曰何誑長者批頰眩仆久乃甦其嚴如是先生剛方質直所自來矣年十七借棲殷氏初習舉子業躬執釜爨旦暮一粥弱冠就試補弟子員棲誦黌舍徧讀諸經子

史文章日有名郡中諸英又爭願結履聆警咳者亡何
贈君卒筑筑在疚聞一菴唐先生講學鮑山之陽偕潯
陽董公徃師之即遷居唐先生舍旁寤寐古之聖賢有
滿頭白髮悲顏子幾度春風憶仲尼之句年二十二娶
茅宜人而母吳安人卒卜壤昇山遷贈君柩合葬焉由
郡城步至墓所日往返再三拮据襄事幾至顛踣無違
禮伯兄欽旋病延醫治之卧起與俱盛暑不避臭穢兄
肉削不能帖席先生以身藉之手持扇左右揮凡十四

晝夜無倦色而兄竟歿云是時嫂氏孀居弟孝廉君錫與一女弟尚幼先生稍從諸生授經得藉以自給既嘆曰丈夫豈能坐青氈終歲俯仰人為也計得閒曠地躬耕其間以足衣食爰徧閱郡東南至思溪周視之地惡而廣可蕃子孫且萃族遂斬荆艾蓬藿徙居之自昧爽起躬督家僮樹藝而手携一編咏讀不輒夜則篝燈獨坐殫精凝神自經史外旁及陰陽五行之變化草木鳥獸之名理博考精究充然儒者也年三十二登庚子鄉

書明年下禮闈益闔戶沉思深研易旨其於觀象玩詞
必從靈扁獨悟不徹不已心力大耗至於嘔血然先生
學益進而遠近士及門者日益衆矣當嘉靖己未孚遠
偕計上公車初識先生於京邸稠衆中數語契合遂執
手而勉之曰吾子可與共學其歸同事唐師未幾先生
登春榜名在第十一而孚遠下第始及唐師之門聞聖
學焉庚申秋先生授武庫主事時董宗伯已處津要猶
兄事先生如曩昔時先生於同朝縉紳多落落寡合其

數相過從以道德相劇切者惟盱江羅德甫麻城耿在
倫四明顏應雷吉州胡正甫曾于野洪都袁孔安魏舜
卿東明石拱辰永年蔡夢羲及同郡沈以安數君子而
已迨壬戌孚遠再上公車先生方大集四方同志講求
此學而余與同年李孟誠萬曰忠滕汝載與焉孜孜接
引惟恐不及先生旋奉使南行戒孚遠曰子入仕以學
為急學在覺悟性靈消融氣質與同年寧處厚毋處薄
一言一動必足為人所儀刑而可孚遠謹書紳不敢忘

癸亥使竣遷職方員外郎滿考得贈父母與封其內茅
如例再遷武選郎中先生洞悉天下邊關險害機宜遇
事輒慷慨論列可可否否不少依阿遜避胡莊肅公時
為少司馬極稱服而同僚或以此忌之有叅選事者病
苛刻每以微文抵牾齟齬諸應襲子先生廉知狀嘆曰
吾何忍輕沒人祖父汗馬勛而今其裔遠斃京塵以自
為察耶檢其文無害者婉轉於堂翁使得襲是僚造蜚
語相構先生遽移疾歸會有同鄉張給諫疏紕大司馬

諸不法狀其僚駕罪先生交相憾值隆慶改元大計京
朝吏坐免先生官郎署甫七載其半在休沐而任事者
僅朞月以直道見擯天下士大夫莫不惜之先生意豁
如也是歲孚遠繇銓郎予告歸見先生先生方督畚鍤
濬河思溪握手笑曰吾平生自有經濟在此凡士君子
升沉出處確有定數於人乎何尤談笑終日無幾微見
於顏面余益知先生之不可及於是孚遠携兩舍弟執
贄先生而先生亦率其仲叔二子就學不肖時季子尚

幼先生曰僕兒試完徽一第使就子門墻冀玉之成耳
逾數年丙子惟凝甫歌鹿鳴罷先生徑從武林駕野航
來寒舍畢前約而歸余在告及謫居艱居前後十四五
載惟先生是依是仗過思溪精舍動經旬月或偕赴會
約訪問知舊相從於湖山煙水之間白晝閒行清宵靜
對其於兩間象數經史微言靡不究析先生蘊藉深遠
不叩則不鳴一有詰難發揮每令神動而其高邁強忍
超脫俗情尤能作余志氣而使之立有善必以勸有過

必以規乎遠之受益於先生不啻如江河之浸而膏澤之潤也當字遠官銓曹之日先生遺書有云天下事非必智勇才識之所能辨要在神氣有餘語稱不動聲色而措安社稷其神定而氣完也神欲藏不欲露日用間百凡可以計筭料度而致獨神氣不能要在有識而能養而不能者為智勇力識所驅而騁於計筭料度以自快於一時也況乎以聲色財貨而自恣者哉字遠誦之終身恒恐有媿於斯語郡自劉清惠公結社以來高風

邈不可繼先生偕陳繡山方伯孫屏憲憲副吳樞李郡
守始復峴山社約其後沈時秀中丞李彥和參議沈以
安司空及余不肖並從諸老之後春秋燕集稱勝事云
歲在庚辰惟凝甫已成進士而余以罪謫量移兵曹先
生遺季子書曰初第倥偬今稍清暇而許先生尚留曹
署不聞朝夕往復參究此學豈胸中別有馳驅視此為
立身第二義耶嗟乎余與李君俱媿死矣先生年逾七
旬乃析產傳家政謝絕世囂專意著述謂古之君子得

志則大行不得志則退而自治其身窮理盡性以正其
本稽古正學整齊百家之異同槩之於道使後世復見
二帝三王之遺意嗚呼此孔氏家法余曷敢怠哉於是
起自周平王下迄五代上下數千年考據諸史刊去蕪
雜存其彛倫大節及關國家治亂興衰之大者題曰通
史經正錄凡十年始克成編嘗遺書屬序於孚遠孚遠
受而讀之見其詞約事該足垂鑒戒而其間尚有一二
疑義於鄙見未融正思歸而請質而先生不待矣繼先

生之志為之潤色補續以垂不朽者非他人任季子任也著學術書二篇其內篇明人性與氣稟相為進退性體著見一分即氣稟消融一分到得所性渾然全盡而氣稟纖毫不得以雜之之謂精纖毫不得以貳之之謂一要令此心常覺從靈扁中刮磨盪滌不使纖毫昏蔽駁蝕即是精一執中又謂虞廷精一俱從性體上見陽明先生冲漠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冲漠無朕時亦萬象森然萬象森然時亦冲漠無朕一中有

精精中有一是也其外篇論子貢多學而識與顏子心
齊坐忘學術殊科學從性體上覺悟如原泉混混不舍
晝夜盈科後進終必放乎四海若止在聞見上蹈襲如
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可立待也子貢聰明
才辨求道於聖人造詣力量之高深而不求道於吾性
虛明之本體孔子屢提之而不悟故與顏子終隔一階
子貢之學流傳千載儒者多以義襲為事有志聖人之
道者必學顏子之學而可由斯以譚先生學問根宗可

得而識矣蓋先生雖步趨討真良知之說而遠宗儒先
近覈方寸不祈同不苟異要使粹然一軌於正而後已
若近世談空說玄猶落氣稟用事者皆先生之所不與
微乎微乎學豈易言哉又嘗著國制國計等書痛禮制
之廢壞而天下以權勢相資淫侈無已要在天子守禮
定制以為久安長治之圖謂國家財用之蠹莫甚於養
善為國者不使天下有未興之利不耕之土而又天下
不可有一優游焉無事而仰食之民欲驅游惰之民為

食力之計興水泉之利墾荒棄之土以足國足民此皆
關於經世要務其風俗書謂古人相與以誠而責人至
寬故其俗多寬大博厚質直踈鹵之氣後世責人至備
而相與以偽故其俗多綢繆委曲虛浮不根之習古之
俗尚質故其人多廓落不羈平居常事不遜面相質責
有事則亦不擇利害委身不顧後世之俗尚文故其人
多文雅修飭平居卑巽檢束不敢踰即有事則亦畏避
退縮坐觀成敗古今風俗人才不同而國之治亂短長

之效卒由於此有味乎其言之也先生方面廣頰色蒼而神完音響如洪鐘見者自生敬畏為諸生時督學林公試高等應補同試劣等邵鈇廩缺遽從班行中抗言邵生文劣而行優宜廩如故林公動色卒允之有友人穀君客死京邸為殯殮護其喪歸故人子錢存發多漁官鏹論戍倡親厚代輸得免庠生吳士誠以誣構滯縲緲陰為白於有司而出之其兄若弟且不知也棟塘陳先生甫坊州大夫役之城特為言於上官捐其役可謂

曰義鞅掌終歲人不堪其勞而抱膝長吟翛然物外當其貧時煙突屢寒誦讀自若也自少至老所入奉祿錢穀隨輒散去竟不知勾較盈縮或有貸予不問契券居恒胸次廓然可謂曰達每日寅起攝衣冠雖村孺不以褻見暑月燕處儼對賓客可謂曰莊與人不設城府對里中父老故人子弟笑語歡然乃未嘗一濡足於權富徃來交際屏絕繁縟之儀義所不居雖強以一物納之不可雖在素知欲援而止之不屑可謂曰介冬夏一葛

一裘寒不圍爐暑不揮扇食朝夕二盞奉客不過數肴
出入挾蒼頭一兩人棹扁舟往相與登臨雖高遠惟徒
步遇盛饌羅列珍羞取一肉一飯飽而止他物不以入
於唇有俳優在前絕不入於目可謂簡而定姻婭故知
遇窮厄無不藉之舉火即及子姓數十年弗替藹然歲
寒金石可謂厚而敦里子有面詢先生不為應隨而肆
詈若弗聞其人即夕不良死或曰君豈前知乎笑答曰
吾知其喪心不校不知其他有丘姓者嘗構先生幾入

羅網既第歸匍匐自責先生慰遣之已廼以器訟獲重
譴更庇之免於溝壑可謂犯而不校士衡等以萬厯己
亥某月某日奉先生與茅宜人柩合葬於思溪之西阡
家於斯藏於斯令子子孫孫毋遠丘墓蓋先生之志也

銘曰

吳興山水清且遠淑氣千秋徃復闕碩人高踪長袞袞

先生赤脚立乾坤一飛折羽終丘闕五柳伊川風味著

書祖述麟經意權衡萬古刊闕

書成一枕羲皇睡少

微天上忽沉淪後死許子摹公神庶幾不朽存貞珉

翰林院待詔鄧汝極先生墓誌銘

許子遠

我國朝中葉自制科而外以儒碩徵聘起者僅有若春坊諭德吳聘君與弼翰林院檢討陳先生獻章及今上所授翰林院待詔鄧君元錫禮部主客司主事劉君元卿四人而已吳聘君辭官不受陳先生受而不仕惟遺聲光在宇宙間近鄧汝極捧檄出門抵盱江將上疏辭官亦遽卒賢者用世固若此其難也豈名與位不兩全

造物靳之而然耶當汝極之沒前二日乎遠自閩中遣使問出處兼期過三山商訂平生未竟之業汝極方在母墓僊山作報書及欲辭官狀謂君命未就義不敢造赴友約語歷歷如平時而逾日即不起異哉其生死之際也其冬門人黃文學渾持所述行畧走洪都乞萬學憲狀而入閩乞余銘余諾之既三秋其孫思恭復於同邑鄧孝廉澄所撰事傳來留都申前請余不能待學憲狀始為之銘而銘焉君諱元錫字汝極別號潛谷高祖

義中永樂辛卯進士官御史歷湖廣廣西僉事立朝侃侃著風節曾祖時康祖廷璋俱有隱德父植慷慨好義所居曰南山因以自號結層樓招客嘯咏其中配張孺人不宜子置側室劉生汝極汝極童而莊然志氣高廣不為羈係塾師難之稍長南山公延黃文學天祥為之師文學知其非凡品也不為繩束縱其所如學日進當是時寤寐典墳馳騁史籍已廓乎有囊括萬古之思矣而汝極性褊多戾文學為之調適維護其間時創聞稽

山良知學衆駢弗省文學以勗汝極相與邁往則矢志
肩負洗然契發於傳文之上文學嘆曰聖學非吾子不
能及也嘉靖丁未補邑校弟子員乙卯舉鄉試第三人
南山公歿於是十年餘矣張孺人且老汝極謝公車不
上戊午冬行至中途復回車過吉州問學於鄒文莊劉
師泉劉三五諸先生文莊手書發育峻極從三千三百
充拓三千三百從戒懼心體流出語為贈而二劉先生
於汝極有深契交加鍛鍊學益有得已而張孺人強之

庭試始借計一再赴春官及張孺人與劉孺人相繼卒
遂絕意世間功名事杜門潛學歷寒暑三十餘載著經
繹上下函史等編汝極之言曰大哉先師之六經乎洋
洋乎天人之奧倫物之情備是矣刪述垂訓功至罔極
近世學者牽滯聞見迷離於原本其師心自用競口實
於六經註脚之語蔑問學而不事吾深病之於是首著
書繹詩繹三禮編繹闡先師所謂雅言詩書執禮者也
其言書也莫重於人心道心危微精一之旨謂人心乘

氣出入而其本乎天者曰道動於人則危復其天則微
不微不危微則康猶反覆乎精以察道心恒微之幾一
以止道心恒微之所斯人泯天定而無危是天地之中
也誠信而執之時幾永保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是學
之極則也唐虞之典謨夏殷周之訓誥誓命率由是焉
而已其言詩曰風者風也風本於家而化成於國故端
起於夫婦雅者正也政發於朝廷而達之天下故綱始
於君臣頌者交神明之道也主唱歎無淫佚主清潔無

侈詞風主情足以興雅主性足以正頌通神明則至於
命極矣三禮本曲禮儀禮周禮而謂世以記並稱者誤
也故取曲禮及少儀內則玉藻酌以彛倫日用先後緩
急之序編次為曲禮上下篇而以表記坊記緇衣等語
附之為經記儀禮本古經為經經有義見戴記者類附
經為傳傳錯見他記者撫取為外記記各附其篇之末
周禮仍五篇之舊而記於經相發若記者附焉蓋
科條畢具而失倫者咸各歸其官故其言曰曲禮制而

人道有理曲禮禮之本也儀禮者先王所以訓齊天下
經仁義之大端也周禮治要在論官而六官三百六十
屬一準乎天行周禮制而天道以明民故以察王治其
大順矣余讀書詩三禮繹而知汝極潛心於古之大聖
繼天立極叙倫經世之道精以深閎以密也春秋者先
師明天道以正王統而定人心之書也屬詞比事大義
森著非擅可句字繹也故作統言通焉易本汝極所專
經晚益篤好著易繹諸卦爻具有繹祖庖羲圖象作先

天圖原宗文王卦辭作周易序卦後天圖原憲宣聖易
贊作十翼通又玩易反對為偶圖說易草初就余時守
盱得觀之既自闕中遺書汝極謂易理精奧稍着意見
落言詮猶難以俟後聖而不惑汝極復書唯唯乃更繹
竄改者至於再至於三垂易簣不休而尚未以付剞劂
今所摹行郡中者歿後出之門人弟子者也然而殫精
研思闡發四聖人之蘊者既可謂大有補於先聖有功
於後學矣史依洪荒而來迄於勝國考觀天人貞一之

統察古今離合之變王路隆污道術善敗之故為上編
有表有紀有謨有訓有述有傳有志體裁各異其材取
諸史其義稟諸經故其言曰帝之有紀明治之有統也
翼以謨而明穆交贊師之有訓明道之有統也翼以述
而庾衍不墜聖賢在上則推而行之在下則述而藏之
微是天莫屬其心民莫必其命而王路道術遂為天下
裂矣嗚呼此汝極之志也史下編總三才之撰觀會通
之極由上古迄當代各紀一事本末終始臚列為二十

一書其言曰天官之分九野也方域之奠九州也人官之列九品也是三極之道歷萬世而同條貫者也故首天官次方域次人官天官莫大於時令歷數以紀之災祥以驗之而天人之際大備故次時令次歷數次災祥方域莫大於土田土田生德之本也有土田而後有貢賦漕河通焉故次土田次貢賦次漕河人官莫大於封建封建政之根也封建廢而任官任官有統而後九德服在位也乃學校其本已故次封建次任官次學校有

學校而後有經籍經籍者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禮理
天地之序樂宣天地之和而後人道成焉故次經籍次
禮儀次樂律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
源也長國家而務財賄乃其來久矣於是小刑明刑大
刑制兵次貨賄次刑法兵制殿焉春秋謹嚴莫謹於中
外之辨矣故次邊防次夷狄異教之為常道裂也自道
之散始矣當防乎其防故受之以異教終焉汝極之學
於經史者徧可觀其槩已而異教考一編鏡二氏與吾

儒迭為真勝之故以及理性命得失毫釐之幾可謂深切著明篤信於聖人之道而不惑者也而其要以反經為本以天命為則以禮教為防以乾惕為行一務於神明默成而不事辨說其言曰小辯亂德君子尚行小人尚言尚言好辯辨必窮大索隱以相高苟務加人雕刻渾淪析玄解冥焜燿如火旋轉如風令聞者惑心慙志雖足譁衆為人師而無當於事實有味乎其言之也然

闕

汝極言足純師之石街巷遂家於

溥四傳為柵中溥祐進士修厚德菴奉其先移狀本鎮
給印押世守今藏於家又四傳為丹徒教諭公逸逸生
英英生文亮文亮生寧寧生琪琪生濟濟生畏畏生震
長身玉立有隱行人稱老佛君大父也生四子長月溪
公經是為君考少孤依外家吳氏娶葉孺人且賈且畊
家頓起為其諸弟以次授室左提右挈俾各有家蓋赤
手持立而能振中衰為貽謀燕翼之計晚年行營高敞
地奉父畏公遷墓因自祔焉生二子長即君君幼多病

十餘齡始就外傳三年通經書補弟子員方改制科文
藝有聲於時而月溪公以貲稍贏為賦役所困又伉直
不善事官長數受厄君長跽請曰兒徒事空言圖效而
坐視巢卵之毀後將不救則奈何遂挺身代月溪公奔
走於外東至海南至荆襄歷寒暑無所避又代之徃役
典庫藏先是典庫者為有司所魚肉率破家符下相嚮
泣君曰第以書生身當之會龐直指鵬按浙首疏行條
鞭法罷一切徭賦君應闕不旬日而歸既息肩杜

門發憤思竟前業

闕

又湛思

闕

給朝夕而富

人恒操其急困路之也叅做古社倉常平倉法合鄉為社審其歛散穀漸贏則法漸廣一主憫農而其高年有疾及節婦孝子特優之若在族姻尤為厚視待汝極而舉火者不知幾百十人垂四十年於此矣少與同里朱君僅共師黃文學劇切為深其後朱君夭無子黃文學以里闕受官卒京邸亦無子兩家爭衣食於汝極高安傳孝廉明應以同志稱石交其沒也走數百里臨其喪

而存恤之靡所不至初舉鄉

闕

執經滿座大小畢

育之成學若張司空

闕

光祿

闕

黃柳洙涂孝廉雲鴈

並出其門中歲重自潛歛不喜為人師乃臨川傅侍御
元順南城聶邑宰鉉左行人宗郢並以同袍執弟子禮
汝極故不能辭而若鄧孝廉澄者晚進歸依視在門墻
尤篤蓋其感之深矣邑司成王公材識汝極於諸生時
晚益折節相下司成公既歿卒賴汝極以片言徵信於
有司方汝極學成其書稍稍出海內巨公長者無不慕

其聲想見其人諸兩臺監司若郡守邑令徃徃致書式
廬迺汝極義不徃謁雖幣交不苟受余之守盱也蓋三
年而後得接顏色於郡城已遷督學關中借過臨汝入
洪都會鄧少宰萬學憲與余周還逾月乃別無言不盡
則相契以心不在形骸之內矣然而徃返舟輿必捐貲
宿戒不以一夫一馬累吾有司其操致凜然不可瀆也
汝極於文章雅不為酬應間一操染率傳經析義以相
教而雄渾極變規周漢而有其質文詩數襲近體而古

選沉鬱蒼麗漸風雅而成家著述自經繹函史外有四
書周易潛虛集古今儒者詮解而折衷之以為後學指
南謂漢而下儒莫大於王文中而以僭訾之者過也次
中說為六篇而周元公之遺書張子厚之西銘程淳公
正公之遺書彙為編以明儒統周衰經降而諸子之說
昌史列其傳傳所不及者有子約近代以集名家者有
集約詩自古而來取其卓然闢世教者曰世風詞不必
盡詩而義存雅正者曰近雅騷賦係焉統曰詩約明真

詩未嘗忘也而諸經具有圖昉義圖而來曰文字之所
從出焉爾諸皆藏於家先是薦汝極於朝者韓直指國
禎秦直指大夔趙司成用賢王侍御以通而司成之薦
以徵賢請擬汝極於吳聘君陳公甫之流厥後主爵者
特起汝極以翰林院待詔與吳陳相頡頏

闕

重也然

汝極風致德業具可考鏡視前軌孰高孰弘必有能辨
之者矣汝極卒不數月而郡邑上之學使者學使者下
郡邑學官弟子並祀郡邑賢祠中茲可以見秉彝好德

之驗汝極生嘉靖己丑二月二十八日卒萬曆癸巳七月十有四日享年六十有五配江氏續楊氏子一景儀江出亦娶江氏女三江出者二一適生員徐懋文一適黃涵揚出者一適南城生員丘徵景儀後先生三月卒孫男二長思嚴娶敦氏續楊氏思嚴先卒次即思恭生員娶黃氏曾孫男三玄一玄二玄三並思恭子未聘墓在邑四十四都下村盤溪子山午向銘曰

於爍儒軌肇啟宣尼下學上達萬世為師六經垂憲爍

若星日天經民彛藉以扶植世衰道降異學縱橫玄寂
變幻乘其高明彼忱高明行僅為僻浸而虛誕譎張罔
極亦有豪雋文章自雄綺言無當藻繪徒工嗟爾鄧子
黎陽潛學洞燭羣迷獨追先覺既繹諸經載摩函史上
窺神化俯究名理疲精著述易簣不休既沒言立光賁
千秋爰考素履矩繩是蹈克孝克恭示民則倣道之藩
籬曰存名節而子皎皎曾無玷缺實大聲宏升聞於朝
徵起史局蒲輪在郊擬疏辭官叩閤路寢行及盱江少

微忽隕自昔儒者稀聞盛遇天若靳之莫究其故嗟余
涼德辱子深知銘于百世非余而誰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六

餘姚黃宗義編

墓文十八

儒林

劉靜之墓銘

高攀龍

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故曰隱居以求其志孟氏亦曰士之事在尚志故士平居辨途慎術擇乎中庸及乎得善固執之死矢靡他焉即功業文章不少槩

見於天下天下信之以其身卜世之安危豈非篤仁義誠之不可掩者哉萬曆壬子五月七日劉靜之卒於家靜之官未列大夫年不及強仕海內士咨嗟痛悼以為國家失其柱石人倫失其冠冕此何以故嗟乎此所謂誠不可掩者也靜之名永澄別號練江靜之其字也世為揚之寶應人大父德齋公曰憲父春宇公曰繼善司訓鎮江母曰王氏靜之生有至性八歲誦文信國正氣歌衣帶贊即立信國位朝夕謁拜人以此見其志矣十四補諸生十九舉賢

書同年中召靜之飲酒有娼佐觴靜之即謝不徃二十
而娶家貧不能具新衣王孺人力經營之靜之曰休矣
吾意中自新不必衣也戊戌下第築土室自鍵并晝夜
讀又善病室中書籤藥裹外無一長物辛丑成進士選
讀中秘書為有力者所奪人為不平静之無幾微見顏
色以善病告授順天教授慨然曰師失其道久矣進諸
生相期勉以聖人之學嚴程課飭行檢伸寃抑懲汙濁
審勤惰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羔雉之贄不及於門北方

學者稱淮南夫子而靜之益考求國家典章名臣言行
六曹之職九邊之要兵農錢穀之數矻矻如居土室時
已遷國子學正權要為子弟居閒一切格不行會雷震
郊壇有詔令禮部具修省事靜之曰災異求直言自漢
唐宋及我祖宗未有改也徃萬安劉吉時惡人言災異
鄒汝愚一疏炳烈千古今者一切報罷塞諤諤之門務
容容之福傳之史冊尚謂朝廷有人乎當事者為靜之
座師亟言之不省亡何楚宗獄妖書獄及京察事繼起

靜之具疏陳得失而司訓公適至京不果上靜之作甲
乙襟志邸中襟記又為歸德相國所器重咨對出處之
道時人愈側目滿三載不遷靜之曰昔陽城為國子師
斥諸生三年不省親者京兆李諤久不歸省李皋謂無
親之子不可與事君吾歸矣遂歸杜門讀書三年而司
訓公王孺人俱未艾健飯會皇太后覃恩人謂靜之奈
何不以一命賁兩尊人靜之乃至京候命而王孺人計
矣靜之力行喪禮墨面柴骨三年苦塊外寢壬子春補

職方主事未赴卒靜之質甚弱獨目炯炯然英采逼人
善談論其於古今治亂人才短長如指之掌嘗曰某當
某時有某事惜放過彼寧知千載而下有劉靜之者指
其空缺處然吾輩在今日寧知千載而下無劉靜之者
指其空缺處乎而靜之內行純備孝事其父母及大父
母訓迪子弟出於至誠每謂子弟不類非盡子弟過父
兄鑪錘不具火力不足不能使入鎔鑄中也嘗書薛西
原語於座右云雖小事不可囑托自損廉心故竿牘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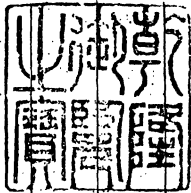
及郡邑大夫至伸人冤抑援人疾苦不啻若身受毒螫者以呼吸間去之為快靜之即尸居蠖伏乎其神常周六合以內於世道民生所關下至閭閻情偽江海盜賊咨諏詢度無不得其要領世固不乏修身潔行士也然徃徃飭治象貌不為世訾詬而已至神理血脉與斯人之徒通洽無二者視靜之何如哉靜之官不過七品其志以為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聖賢吾君若何而聖賢吾相若何而聖賢吾百司庶職斯道一日行於天下

即死可不恨生不過三十年其志以為千古事莫非吾
事生前吾者若何揚揭之生當吾者若何左右之生後
吾者若何矜式之斯道一日不明於天下即死有餘責
其所謂道何道也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使天下曉然
知君君臣臣父子子天理民彝自不容已匪是者即
入無父無君之途下弑父弑君之種衰世此道不明務
黨人之媮樂誤皇輿之敗績蓋千古一轍也故靜之註
離騷於此三致意焉推此志也百世以俟聖人可矣靜

之得年三十有七配韓孺人弟永沁子心學山陰劉起
東按國論私謚曰貞修先生長洲文文起撫遺事為貞
修狀攀龍知靜之深矣得文起文為誌其大者人言靜
之成進士三年郡學三年國學三年洗沐三年宅憂世
曾不能用其萬分之一余謂靜之所為靜之不以用不
用也銘曰

自昔聖賢與時衰盛盛時所駕衰世所屏浩蕩乾坤不
容何病川泳巖遊理情繕性明吾之是不與世競吁嗟

卷四十四
靜之天之所命憫此道微以是亂正俾示正見為千秋
鏡世所取正是謂為政有如不信上視孔孟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六